



劉鏡之

金剛乘季刊



敦珠法王休閒自在



恭敬佛像功德：凡見佛像，必須存心恭敬，不可稍有褻瀆，更勿加以損壞。即使置在牀上、或地下，甚至跨越，其罪甚大。薩迦巴根桑澤程佛爺開示廣大心要云：「一人於雨中見小泥塔，急拾草履蓋之。又一人至，以履垢，易他淨物；如此二人，以此功德，其後與造塔人，三者皆為金輪之轉輪王」。故說聞三寶之名，或見佛像、佛塔，皆可為成佛種子。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二十日
農曆戊辰年七月初一日

第 36 期

ཡུལ་པོ་ལོ་གསལ་མཛོལ་ལོ་དང་།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執著五蘊等。惡友所攝持。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果法清淨性。即色等清淨。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以彼二無異。不可分故淨。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惑所知三道。斷故為弟子。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麟喻佛子淨。佛一切最淨。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對治九地中。上上等諸垢。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ལྷོ་བཤི་ལོ་གསལ་པོ་ལོ་དང་།

謂由下下等。諸道能清淨。

本期目錄

導師二十五大弟子.....	黃毅英譯 4	第四十七屆靜坐班香港學會辦.....	李柱國攝 24
香港學會第二十一屆會員大會記略.....	柯萬成 13	慶祝法會.....	李柱國攝 25
妙吉祥真實名經七壇城簡介序.....	劉銳之 14	公開演講.....	朱雨田攝 26
香港學會三十五週年紀念獻詞.....	鍾棟湘 15	美滿的回憶與願望.....	馮公夏 27
本會法訊.....	鍾棟湘 16	西藏文法三十頌及性轉論註釋略詮.....	莊 晶 28
所望於金剛乘學會者.....	羅時憲 17	劉銳之上師三次蒞馬弘法側記.....	陳志仁 30
聖者敦珠寧波車示教.....	黃毅英譯 18	捐助本刊芳名.....	本社 34
放生法會.....	李柱國等攝 19	封面：敦珠法王休閒自在.....	
畫	李柱國攝 20 21	封面裏：現觀莊嚴論頌③.....	
素筵聯歡.....	李柱國攝 22 23	封底：「那也東初」度亡法會之莊嚴曼荼羅.....	
無量壽佛結緣灌頂.....		——攝於台中金剛乘學會.....	
		封底裏：寔瑪巴師佛傳承系統②卑嗎那密渣教主.....	

贈閱處

國內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二十七號二樓
 (國內助印請利用郵撥〇一五〇九八九一四號)
 金剛乘雜誌社

國外

一、香港北角英皇道七〇〇號北角大廈七樓A座
 二、星加坡：Block 111, 11-198, BUKIT
 PUKMEI RD.,
 BUKIT PUKMEI ESTATE
 SINGAPORE, 0409.
 三、馬來西亞：89, SENING GARDEN,
 34000 TAIPIING, PERAK, MALAYSIA.

凡向當地索閱，請附回郵費，國外助印，請以外幣匯票或現金掛號直接匯交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二十七號二樓，任何助印，必在下期季刊公佈徵信。

出版者：金剛乘學會
發行所：金剛乘雜誌社
發行人兼社長：董淑惠
副社長：林崇安
執行編輯：鍾棟湘
社址：臺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一段九十一號
通訊處：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二十七號二樓
郵政劃撥：〇一五〇九八九一四號金剛乘雜誌社
印刷者：永裕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臺北市雙園街四十九巷十六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登誌字第二一九八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四四〇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會員

金剛乘學會

香港方面

香港北角英皇道七〇〇號北角大廈七樓A座
 電話：五六一九八一

臺灣方面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七八號四樓
 電話：(〇二)七五二七三〇七 七二一四九九
 台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五號三樓
 電話：(〇四)三二五〇六一
 台南市武聖路一六〇巷一號六樓
 電話：(〇六)二五九六一一七
 高雄市覺民路五二〇號五樓之一
 電話：(〇七)二八一四八三 七七一七三七三
 三三〇三三九 三八六一九四七

密乘出版社

通訊處：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二十七號二樓
 電話：(〇四)三三三三四一〇
 郵政劃撥：〇五一四三二一〇密乘出版社

蓮師廿五大弟子

塔尚賓波車著
黃毅英譯

正如佛之教法由上師至弟子之審慎傳遞，密教自八世紀亦由蓮花生大士於西藏相迭傳下。於西藏王朗達瑪之滅佛時期，此廿五弟子即保有及傳承此口耳之教授及密教之經典。此即爲第一代之寧瑪瑜伽者繼而相續無斷傳承，歷經十二世紀以迄于今。

當蓮師抵藏之時，宮內已秘密傳出有一無上密乘之上師將傳金剛乘道之說。未幾，不少弟子即依止蓮師，精進修持。漸次，其中有超凡能力者冒出，蓮師即個別傳以甚深之修法及儀軌。了知西藏毗鄰各佛教國土經典之豐富及深邃，不少弟子即開始有系統地將顯密經典取回，加以翻譯。

於此殊勝之承事，弟子以身、語、意作法之供養。如蓮師在「大白塔的傳奇」中云：

「當吾於桑耶大寺之上，尖蒲附近山巖上獨自修法時，藏王赤松德真……及廿五弟子等，前來供養黃金，及其他珍貴供物，祈以恩准開許諸佛壇城。吾於展示壇城之後，乃與其灌頂。」

嗣後，廿五弟子均各將蓮師各部教法圓滿，各得證量。每一弟子即以某一示相顯現，此中畫像則留形後世

以下傳略，即爲對此等畫像之略釋。每一表義實乃顯示心性中某方面特質之外示相，而非容易表達或經歷者也。

廿五弟子之傳記，賦與我輩正願行——對無染正覺心之冀求——的事例。於上師親前得入壇城，每一弟子均須以身、語、意供養，此以投華入壇心以表。此之密意爲獻與上師無比珍貴之供物。無論以身，或以觀想入壇，均乃甚爲重大之行動。行者之整體——其意念、感受與觀念均須完全投入。與其冀望將來的成就，行者當下將自身完全獻出，無小分執著，若不具此無餘支出之基本意願，真正之自在是無有可能者。

以此之故，不少佛法著意闡明欲念之虛妄。貪欲使人痛苦，墜入自我中心之纏繞。誤認自身之局限，遂欲以此世界換以虛幻不實之所謂「無限」與「超脫」。進入壇城，則能令一切貪欲寂息、生起生命之投入，一如其所展現。

以進之故，「進入」無不先須「獻出」。對於發起於一期成佛之心者，進入佛法之任一次第，必須涉及戒之受持。此種戒律，非爲盲瞎之教規，而是對本來面目

堅決投入之外示，而不分別計量自我之發展。若必欲有所見，則正見足矣。

此正覺之發心，生起厭捨輪迴，復由與實無二，具無染淨覺、大悲大行，正覺總集之上師所照引，於灌頂時，弟子各以能展出蓮師某種心意之八大兮魯迦作爲範。我輩之畏怯性格，雖只局於虛構之境，忿怒諸尊、或兮魯迦則無繫於虛幻之「遠外」。彼能跨越一切界限，而茁壯一切境之孕育。其大力生自忿怒之實性，無染於身、語、意之誤用。其身之大行——對實性之自發投入——顯示爲廿五弟子所修之甚深法要。同理，由內在之轉化，語則爲表達密咒精義之本領，在各環境中溶滲生命之本然價值。由密咒故，意即能任運、集中和起覺，洞識身、語、意之一切示相，均甚圓滿。

召請本尊或內依怙，即能喚醒對覺性之深在關連。譬如，馬頭金剛（語之主，無量光佛之忿怒尊）之召入，授權降伏愛欲污染心之力。金剛普巴（無畏不空成就佛之忿怒尊）斷除源於瞋妒之習氣，消滅由於不安、恐懼與自卑引起之無依。以此，召請自身之兮魯迦即將偏境之上師覺性，帶到生活上當前事件之有意義關係。此之結合生起全新之意象與觀點，使行者以整體去了知所處之境，以本體透視和諧之相關境地。

蓮師之弟子圓滿此等結合，以達神通之程度，而爲不具信者所不知，實爲人人皆可之自發、與激起之行爲。如於石中取水等超常能力之示現，實顯出於常理概念詮釋之

外，有一真實層面之存其上，無分別智能任運於經驗界中自在無礙操作者。一旦此種覺性能生起與建立，諸大弟子，卽了知塵色世界，既非固定、亦非實體。由觀照現像存有之不實，卽會介入物質——如穿過巖石等——猶如透穿心意微細部份之易。非爲幻師亦非由本尊之故，諸大弟子由入世諸大行示現直入了悟之果效。如今陳出之畫像，故亦只代表以上可能大海中之涓滴，藉圖像以便瞭知罷了。

吾現收集 敦珠寧波車「寧瑪教史」中藏文傳略，恭初「大辭典」及吾對吾師蔣楊親尊羅爵教授之記憶以成。諸廿五大弟子，及其弟子亦負起早期將經論翻成藏文之責，不少卽存於收集寧瑪密法之「寧瑪十萬頌」中。時至今日，不少學者，仍未能察覺諸寧瑪譯師如毗盧渣那、嘉華巴支、移喜德、確露汝曹山、瑪寧青楚等之廣大譯事，故吾以爲將此等名號，介與西方，實有其用處也。

世紀以來，不少西藏佛教各派之大寶師（寧波車）已經寧瑪修法之口言傳授及灌頂中獲利，謹願對此古老直接傳承之記憶，與微妙力分與各人、留下種子，圓滿蓮師對金剛乘教法於世弘開之授記。

一、赤松德眞

以西藏最具威力之王（755—97 A.D.），赤松德眞將其邊域遠推藏土之外，而其勢力遙及當時已知地域之三分之一，不滿於世成就，而欲統一雪峰之地佛陀之教法。以此之故，邀寂護菩薩以經義教藏人，十六戒律與大

乘之薰修。具信於無上之佛教授，赤松德真更延請鄔金大師，具名蓮華生入藏，蓮師即帶入密法之內義與密咒道之口耳傳授。即爲藏王灌頂，爲其與高法弟子開許諸佛壇城。藏王所供金花落於壇之中央達勒兮魯迦處。以此修法，藏王之心意遂與馬頭金剛無二而入於三摩地。

赤松德真與寂護共研帶入之經典，乃決定將之由天竺文翻爲藏文。以此之故，遂遣過百大臣往印習梵文。隨又帶回更多印度班智達所造之經論。後有啤瑪那密渣與毗盧渣那之加入，於桑耶大寺中，將無數顯密經論，翻成藏文。

然大王之種性乃源於古老之笨教，故難說服大臣邀入印度僧侶之事。大臣之家族，用特殊之宗教、社會與政治手段，恫嚇國王之佛教上賓，各誣藏王爲印度幻師之迷惑，抽空國庫用以建造桑耶大寺。此等大臣乃質問云：「延請佛徒有何價值？其只知浪費資源，將食物供與忿怒諸尊又未見食用者」。諸臣之威脅毫不止息，步步進迫而言：「王乃出於笨教之傳統，而笨教爲一尊貴之傳承，故不應延請印度之僧侶，以影響社會之秩序。」而外戚亦加反對並請印度諸班智達離境。不知應對之策，藏王只有籌辦一辯論大會，決定誰掌管西藏之宗教事業。笨教徒以爲自己雄辯過人，具諸神力，乃對此次辯論作大事之宣揚。

辯論之期至，本於山巖修法之蓮師弟子，乃結集於拉

薩城。於一名爲達馬寧蔣之地，已建起棉帳。不少笨教與佛教徒雲集而各派公正。於此之時，赤松德真曰：「諸位細看，誰真誰假，誰又有更大之神通力。於此，笨佛定要決一勝負。」而比試即行開始矣。

諸佛弟子早有準備，其甚深之修持已生起及堅固，確知一切諸法均皆可能，而且有無止之自在，諸弟子以神通外示其心智之發展。

蓮華導師將其斗蓬掛於晨曦的曙光，

寂護菩薩投出金剛杵住於空中一日，

南卡迎波將其念珠留於半空，

巴支星噉於空中繪出霓虹畫像，

謝渣華羅爵令猛獸馴伏，

舒波那巴使虎、豹、熊、羆馴若小犬，

瑪寧青楚踟躕坐於空中，

嘉華巴支自斬其首從新安上，

毗盧渣那之神足快若小鳥，

那森渣華蔣操將寶瓶置於半空，

蘭估君楚忠蘭坐於烈火而不被灼傷。

以此奇妙展視之後，藏王即召其大臣宣示曰：「以佛之聖教，利於現在與未來故，吾促汝等皈依佛教：嗣後，即以佛法治國矣。」於笨教典籍中，亦宣稱曾顯通力，然藏王欲修佛法，笨教徒唯有歸順。其時，不少笨教徒轉投佛教，而蓮師廿五大弟子則被奉爲密咒道之真實導師。

赤松德眞乃文殊化身，接受蓮師之全部教授，而爲蓮師之法嗣，繼而傳下名爲「羅本青波巴邁加索」之大圓滿教授。藏王造經論之疏釋，修習密法，而入於正定。此後，不少學者與譯師來自印度，獻上寶貴之舍利與珍寶。赤松德眞乃以此修建松贊干布已開始營造之一百零八佛塔。以赤松德眞之督導，佛法乃於全藏弘開猶如日光之普照。

二、移喜蹉嘉

移喜蹉嘉爲蓮師最密切的弟子而能掌握大師之全部教授。於壇城之灌頂，她將花供投於普巴金剛，向其顯示原始覺性（移喜），與一切功德發放。本爲赤松德眞之妃嬪，得蓮師賜「蹉嘉」一名，意即「海之主者」。一日，移喜佛母於路上遇一剛死去的年青人，由悲愍其未亡之母故，乃使其復生。自此，當其周遊時，即解脫無數衆生於下趣之苦惱。

移喜佛母常與蓮師交談，向其請益，並將其教授記下。以此，她即能請教密法之精要。由於博聞強記，她將蓮師之教授記錄成高度之符號化，密碼化之傳本，只爲高灌弟子方可了解者。她將此等傳本，或嚴藏，寫於黃色之羊皮紙上，有等縮成一頁，有等較詳細而有多葉。該等傳本數以百計，小心包好，不受天氣及腐爛之破壞，藏於蓮師指定之地點中。

蓮師離藏之後，移喜佛母與生遮移喜再度結集多冊關於蓮師之教授，包括「啤嗎唐益」蓮師廣傳。她常周

遊西藏及尼泊爾境，勸人發菩提心，並教之以蓮師咒。據稱她在此世上超過二百年，而爲大辯才天女之化身。她不會死亡，而是化虹光到銅色山與蓮師會合。以其與蓮師無二故，一切灌頂，嚴取者及悉地均來自移喜佛母。由其大慈悲行故，能使常念蓮師咒及修習其教授者得到覺悟。

三、毗盧渣那

毗盧渣那爲蓮師最恩寵之弟子。生於拉薩附近遮卡之巴角族，而於巖中修法，不爲憂樂所染。據記載，其八歲時已於尼母的石上留下陷入的足印，以表其修持境界。作爲寂護訓練七僧之一，受赤松德眞派往印度，就學於師列星哈，入夜，大師密至，授與阿的瑜伽之密法，以羊乳寫於白布者，師列星哈言：「將布燻於煙中，即可見其中之字，然應將此教授密藏。」當毗盧渣那回藏，即成爲當時最受敬重之譯師，將三藏與般若教典以嚴謹與見地譯出。此後，受益於蓮師，故得編成八函寧瑪密法儀軌，包括普巴金剛及馬頭金剛之續。

當蓮師授其諸佛壇城灌頂時，毗盧渣那將金花投向達勒兮魯迦上。自此不斷修習而得更多深入不共之教授。由觀萬法無源亦無自性，全皆契入蓮師之心意，蓮師乃印證之謂：「我者即是汝者。」

擁有與致用心之自發顯像，毗盧渣那掌握了三類由大阿闍黎寂護，空遮伽雅，啤嗎那密渣之大圓滿口訣：(一)心部，述萬法之顯有；(二)自然果部（即龍部），即廣

大教授，以觀空性斷分別心而顯心意無作之自在，及(三)心要部，或「領體」之直接方法，基於中道之教理者，而為密咒道修法之果教授。

於康地修法多年後，毗盧渣那將密法帶入漢地。其無染之誠信，開發其智慧眼，而視色與無色衆生，均為無生覺性之顯現。十九世紀時，他已降臨而現作著名之恭初羅爵泰賢。

四、生遮移喜

生於藏西肥沃之「納」地，得蓮師開許忿怒魯迦之壇城，生遮移喜將金花投於大威德金剛，顯露世間法之無常。當於桑耶隱蔽巖洞內，修密咒乘教授，觀想大威德與文殊時，突然間所有大威德壇城諸尊自然現前。修普巴金剛法時，勘破表像之局限性，而能以普巴杵將石碎為小塊，以此故，成為著名之大成就者。將日月之光茫，收攝入身，乃於自身悟出覺性光。

於朗達瑪之毀壞佛法時期，生遮移喜七次越過雪山求學於尼泊爾與印度。於此，其研習及翻譯大乘經典與寧瑪密續，再配合蓮師之口訣教授。於修無上密之瑪哈、阿努、阿的瑜伽時，修法乃得成熟。其成就與無畏使朗達瑪得知「大神通」之名，乃召生遮移喜入宮，王問：「汝具何力？任汝展視。」生遮移喜接受此挑戰，以指向空，念誦真言，一隻如耗牛大之蠍子站於其指尖，王大驚，不止於此，由大蠍(邪惡之吞噬者)出一金剛杵將附近之石碎而成沙。此足以懼朗達瑪而誓言不加害

密咒之在家長髮者。

生遮移喜乃寧瑪派之一重要喇嘛。曾於朗達瑪之暴政時期與移喜佛母結集蓮師秘藏之經卷。於此世上一三年，其後，其弟子續將密法傳播，尤以普巴金剛法為主。

五、渣華卓揚

生於東拉薩柏尤之南蘭族，渣華卓揚為寂護訓練的菩薩之一。以守僧伽之淨戒，其以身、語、意之花供投向今魯迦壇城，即與馬頭金剛無二。以表與本尊之無分別，其頂上常現一馬首。以修離言說，無思境，「無修之馬」之無來去故，遠離一切造業，瞭知相與非相之無分，常顯無量光佛之覺性光而能將自身溶化為烈火。渣華卓揚曾承事藏王赤松德真而能將諸行融會為當下自在之道。

六、南卡迎波

以金心形狀之花供獻南卡迎波得入楊德兮魯迦之壇城，而能融合佛陀嚴謹之教誨與隨起之大行。因翻譯與修習密咒道教法與大圓滿見，其能於原始覺性之空中，騎在日光之上。

初春之某日，其姪因農店之售罄，問其取些種子以播種，南卡迎波答云：「既然連農商亦缺，吾乃一修行者，又何來可獲種子？」然仍取了些小石，命其磨碎播下，不久地上即長出各類之蔬果。

南卡迎波慣於在空中飛馳，一日在空中卻將念珠掉

下一村莊，而當其俯身拾取，手指着地時，地下即長出五朵香花，花心顯出五空行母，續而現出五塔，留存至今。

其弟子常獻食供奉加持。然於一次，他卻領下小石，以如空性之覺性加持之，乃變成寶貴之松石。

南卡迎波長期於不丹之山巖修法而最後化虹光飛去。

七、移喜忠奴（即尼渣那咕嗎那）

生於雅龍，受寂護所訓練而為毗盧渣那弟子儒達之教授，移喜忠奴掌握顯密教法而結集不少寧瑪初期之譯著。其出生時，兩黑羊狀如十字金剛杵現於喉間，表對我相及世法之出離。當蓮師灌頂許入壇城時，供於遷隄兮魯迦得飲其誓水。當其與渣華卓揚住於雅龍之巖洞時，他化成一牛看渣華卓楊是否認得。又一次，化成乳駱駝於修洞中跳躍，然兩者均為渣華卓楊認出互相問安。

移喜忠奴曾於啤嗎那密渣處修學普巴密法，其對普巴傳統之修習令其覺性生起，而可於巖中取出甘露。他亦名為尼渣那咕嗎那而以密法之大譯事與大行馳名於世。

八、巴支移喜

生於生德附近之博羅，巴支移喜不斷研習及繙譯寧瑪密法，以「嗎母博唐」為主。於開發壇城之時，其花落於喇蔑兮魯迦處。當整個壇城顯現之時，身、語、意之攀緣即溶為原始覺性之大火。以其怒目即摧壞自作之

障礙而能出人與非人於惡趣之苦及劣受，教其警覺性及死之必定至。他於雪嶺之巖中修行，而訓練出不少有成就之弟子及喇嘛。

九、巴支星噶

生於朗族，巴支星噶之及為生即打歌菩薩。八歲時已遊遍雪山，受岭地格薩爾王之請，降伏郎金之不少魔障。百零八遣往印度譯師之一，巴支星噶成為蓮師之心子。以其用心修習「唧頓嗟多」（對世界之讚頌）儀軌之故，對因緣之交錯關係切實明瞭而遠離積集業果之顛倒追求。他曾到惡趣中解脫為妄執染污之人與非人。現為居士，巴支星噶將密法傳與兩妻所生之三子，他曾長處不丹附近之雪山修法，供於法之甘露。

十、那南多傑敦珠

多傑敦珠生於渣龍族而為寂護與蓮師入藏時期赤松德真之大臣，一日於極黑之巖中修法意見桑耶大廟將近完成之像，即從已封的巖洞門隙中出，至今仍可見此一通途。得入唯一壇城之時，其花落於即壇錯圖兮魯迦，於桑耶附近兮不列山巖修普巴金剛法時，斷除意之根而以普巴杵插入巖中表之。將自然心意處於任運，能於空中如風之遊行，剎那到各大洲。於往下的轉世中曾回渣龍，於名為鳥巢處之紅巖繙譯密典及授以弟子大乘之教。以驚心氣，瞭解萬法之相對及不可得而逝。後再轉世為巖取者，又於近世為蔣楊親尊汪布。

十一、阿渣雅移喜楊

移喜揚爲蓮師密傳內典八大結集者之一。於甚深修法中，瞭意於廣大如虛空的心的生滅，其覺性超乎時空而入於無念。以其自心之清澈，能飛越至空行之刹土而獲知巖藏經典之秘密紀錄法。由依從蓮師之指示，其將不少蓮師之心要口授藏於隱蔽地點如石、深湖、巖洞及空中。稱爲梵志（或班知達）、或大導師，他亦以清晰、確切之教授見著。他出卻一切世染，而與舒波那巴住於山林，一天，他飛天而去了。

十二、舒波那巴

以在家金匠故，舒波那巴體格健碩，常以傳統方法跏坐操作風箱及炭火。爲善友移喜忠奴所攝受並得傳密典及其口語註釋。由修習普巴金剛之內儀軌，以清淨意之分別。由對無明與幻念之忿怒降伏，他能馴伏野虎。其住於野外山中之溪畔，直至離開世界。

十三、那南生移喜德

那南生移喜德爲寧瑪早期大譯師之一。作爲普巴密法之大師，勘悟萬法之幻像，能斷業縛，可於空中如鳥飛行。他更對以百計所譯經典的密義與微細差別特別敏銳，有如龍青巴尊者，理解寧瑪之密續及儀軌。此學者之僧人生於楊族，而早年被稱爲梵的移喜德。於其一生中多次顯現神通，其教授那南普巴傳承至今仍作普巴金剛儀軌之修行。

十四、巴支汪朱

巴支汪朱爲移喜佛母之兄弟，偕蓮師周遊全藏。如

子之肖其父，巴支汪朱於修行中會悟蓮師之教授，而成蓮師之心子。結合密咒與手印，擎起普巴杵，以妙觀察智之劍，降伏萬法之幻像。只須將普巴杵一揚，可將熾然熱浪直迫其敵人將之降伏，消除心靈覺知之一切障礙。寶貴之在家大師，巴支汪朱常偕移喜佛母周遊全藏。在在處處均傳播早期寧瑪派之口耳教授。

十五、丁瑪渣孟

生於康地之丁瑪，渣孟將藏字變成草書。以精通梵文，他繙譯編寫蓮師教典之註腳，以其精心瞭解，洞識其密義。不少巖取者取出之經典，均由其手書而保存至今。渣孟能一次過多天不斷無誤背誦顯密教典，故能得無二心之清明，而不爲時空概念所礙，在研習密典之後，常修儀軌，而隱於山林中。

十六、嘉華巴支

譯師嘉華巴支，早歲已被蓮師認定爲印度大班智達之轉世，發願降生藏土，以繙譯傳播佛法。生於拉薩以北之啤布，爲寂護訓練顯教七菩薩之一，亦爲桑耶寺三大譯師之一。由蓮師之指導，嘉華巴支研習密法能得法樂、輕安及諧和，使其得天眼。有宿命與未來通故，其天眼通使其得一切智而遠離習氣、除浮覺之障。其所譯甚多經典之外，嘉華巴支寫有甚多註釋以配合密典。其創之藏文楷體，風行一時，而存於不少寧瑪之巖庫。

十七、蘇部巴支星曦

生於赤松德真之族，而本爲笨教之徒，巴支星曦被

藏王遣往迎接蓮師入藏。深研梵文多門教理後，請八著名學者入藏。受蓮師之指導，其修父、母及無二續，而超脫黑業之果受。

以其修習，獲得不少悉地。一次欲渡大河，以普巴杵觸水流，巨河分流，使可以徒步通過。另一次，以普巴杵放於石上，即可穿石而過。又一次，於桑耶附近尖蒲，以一普巴手印，即令河水倒流。常以生於笨教自嘲曰：「吾降自天族！」他曾積極參與桑耶寺之修繕而於東面建一大白塔。其又將一長木管插於地上，即噴出酥油，分與各人沖茶之用。

多年來，他曾於諸巖中修法，其傳承中亦有不少大師與僧人。巴支星噦之廣傳及其不少繙譯仍存於藏中。

十八、謝渣華羅爵

本爲赤松德真之總管，渣華羅爵赴印出家與成就八大悉地之而遮伽雅，一同學習梵文。由蓮師處得口語教授，能除輪迴種子，得童身寶。從修心意之「一」，具足圓滿，渣華羅爵從閻羅處救出其母及衆多有情，並將其屍變成純金，並藏之入巖及塔，爲巖取者所取出。以修揚德兮魯迦，激起長壽，住於山林弘佈佛法至三百年之久。

十九、佐賓車聰

認出爲印度大悉地之轉世，佐賓車聰生於博羅族，早歲已任運通達梵文。蓮師曾授以多種密法，教其修習，憑密咒乘知一切大師轉世。對於難以思議者可即時洞

識，用無染誠信而得如空之自在。以一手印即可引捉飛鳥，並教之一切無常，示作居士，住於藏東肥沃山谷而後於卡托轉世爲巖取者他陳多道多傑寧巴。（譯者註：亦卽 敦珠法王之上一世敦珠寧巴）

二十、聽巴南卡

聽巴南卡亦曾出席於笨教與蓮師弟子之爭辯，而指出覺者亦無須分別是笨是佛。凌空而起以日月作鉞相擊，並云：「無須於衆生法界中熾然知識中加分別」。被笨教以爲是其始祖之化身，聽巴南卡以金刀剃其髮受蓮師灌入密咒乘。及後，於山林中修法而入於離萬法之覺性。單以手印能將北方之野牛馴服，且能教化下三道苦途之衆生。他曾細較大圓滿心部等甚深佛典，對蓮師口語教授作繙譯與註釋而後來轉世爲一巖取者。

廿一、和珍巴芝汪卓

巴芝汪卓爲蓮師之在家弟子並受許多秘密教授，作爲具才智之譯師，進入忿怒密尊之壇城時，斷除對法之幻執。以其觀修，將黑業與障礙轉化而入無二之流，溶入自發智慧之巨河。仍保有其種姓卡嗎傳承，及修習其口語教授。

廿二、瑪寧青楚

生於中藏瑪族，寧青楚爲寂護訓練之僧，而爲蓮師灌入密咒道。將物質界觀爲意念之結晶，於諸巖中無須食用而修，將石化爲甘露而食。作爲經疏之譯師，通達龍樹之教法而於桑耶寺與中國大乘和尚辯經（七九二—

四），他更從密師啤嗎那密渣學習，而得幻化續及密集金剛續之教授。寧青楚爲八大學者之一而譯有瑪哈瑜伽之密典，包括十八主要密續，其根本爲「朱蒲生巴寧布」。其一生中，寫有蓮師，啤嗎那密渣及佛密著作之二百五十註釋，內含大圓滿阿的瑜伽之精要。

在朗達瑪死後，寧青楚東行往康地將瑪哈瑜伽密法傳與朱姑寧青桑尼，而繼續傳播其註釋密法之法。此等教法仍存於康地（朱蒲康陸嗎）。作爲寧瑪巴最重要之導師，瑪寧青楚曾多次轉世作爲巖取者以開發密藏。

廿三、哈龍巴支多傑

巴支多傑生於拉薩附近（聶奇卡母朗），而東行至漢藏邊界。以悟世法之無常，聞桑耶遇佛教大師之名，乃與二兄弟前往中藏。於此從學於啤嗎那密渣，並受蓮師灌入密咒道之口語教授，蓮師離藏之後，周遊於山中住巖而修。一次於山峰修法被大風吹到一隱蔽山林，而自此即有不少神通。住於等持，能空過巖谷，在山中飛行。

後巴支多傑於耶俾梨窰布巖中修法，聞朗達瑪之毀法，乃往赴將此瘋王度脫，免再造業。於是穿上一身黑衣，以炭塗面，騎白馬而往，巴支多傑抵拉薩時，藏王正觀調神戲。混入舞中，以慈心發箭，至王葬而途，於孚布河畔洗刷其馬。續行至藏東續於山中爲衆生苦修法。經長壽獨修，其身化虹光而去。

廿四、蘭佐君楚忠蘭

君楚忠蘭生於尙他尼（北黑馬）而名爲朗度南，爲赤松德真之一重臣。亦爲蓮師之密弟子，受大圓滿領體之教授——對當體之直截經驗。於身心之無作意，觀空與相之無別——如風、氣之無別——而瞭知覺性如虛空之徧滿。以雷電及金剛杵，他將其淨覺之念怒杵用以解脫人與非人之焦慮與畏縮。當其壽盡，此在家譯師化成光圈。循其傳承他陸多嗎巴，再次轉世爲巖取者那拿寧巴。

廿五、那森渣華蔣操

西藏八大自學師之一的渣華蔣操接受蓮師之密咒教授而成具模範之僧人與譯師。蓮師離藏之時，召弟子群集他罵，或名雜色龍之地。於此，蓮師以女一日宣示法要，將儀軌、密咒、觀想、禪修正定及多種修習方法之要訣再最後開示，此時，蓮師召渣華蔣操入法界壇城，而於當體之無生死，坐於不變法界中。

（願以此繙譯之功德，祈請

敦珠法王早日乘願再來，作此末世之明燈，並

祈請

上師健康長住世、壽命堅固，爲利一切有情，弘揚寧瑪教法於世間。）

法語擇錄

棟 湘

◎ 戒能淨慧，慧能淨戒。如人洗手，左右相須。（種德經）

◎ 寧吞鐵丸，不以破戒食人信施；寧臥鐵牀，不以破戒身受臥具；寧倒入釜中，不以破戒受溫室。（木積喻經）

香港學會第廿一屆會員大會記略

柯萬成

日期：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出席的除 劉上師外，還有李福衡、高大添、陳建強、黎日光、馮灼炎、邱紹廉、王麗東、陳寶芳、鍾棟湘、黃毅英、李樹榮、柯萬成……等師兄弟四五十人。場面熱鬧。

茲將會議扼述如下：

(一) 報告事項方面：

① 省覽並通過一九八七年度該會之核數師報告書，該會現時之資產價值約為港幣八十一萬餘元。

② 劉上師報告：關於傳承一事，有人說 寧波車無傳承，而他在一九五九年時親近承事 寧波車時是得其老人家親授傳承表三張（見本會佛堂所掛及大幻化網書中所收）。去年一月十七日，寧波車圓寂，而我正在美國與友人談及傳承問題，露絲李建議我去法國朝師順便問問，其後，我等一行五眾趕到巴黎，祈禱，得 寧波車示現，再得 佛母親口宣說：「傳承只你一人」，并得其熱切招待。

猶憶 敦師初來香港，法駕住於彌敦酒店時，曾述及彼此因緣。師謂其過去生中，大家曾同事一師，他是佐賓車聰，我是他的師兄，佐賓得其師兄助力甚大，所以，現在將傳承給您作為報答云云。

一九五七年 寧波車在拉薩時曾和李有義教授談到

法脈流傳問題，當時 寧波車曾說寧瑪巴在東方將有一派流傳。此說現存李有義教授的信中。

(二) 選舉事項方面：

① 由於前任會長談延祚屆滿退休，同人一致通過由呂榮光任新會長，陳建強、黎日光二人同任副會長。

② 此外并以一人一職，分工合作的原則，選出新幹事凡三十人。加入了不少新血，充滿新朝氣。

③ 繼續委聘鄧榮祖、霍熙元為義務核數師。

捐助本刊芳名 (台幣)

林潤玉	林佳慧	林根璽	林根鳳	林昇一	楊茂宏
劉鵬程	王振沅	許芳瑛	張瑞呈	張家睿	黃錫修
范文生	張素香	莊皆民	莊蘇怨	李智志	徐文哲
唐金源	黃棟樑	龐萬春	鄒慶宗	洪士良	張國權
沈淑梅各捐二〇〇元	林秀緣	陳清海	周素琴	陳星震	陳靖文合捐二〇〇元
陳樹棕	林志隆	吳志昌	劉錫清	謝陸耀各捐一五〇元	蘇敏輔捐一三〇元
林和妹	高秀穗	吳健德	蔡文隆	黃英傑	蔡耀明
蔣俊義	郭來發	張俊伯	楊程皓	朱柏超	林宣雄
周志虎	龔信儒	許芳蘭	徐玉貞	李正一各捐一〇〇元	

妙吉祥真實名經七壇城簡介序

劉銳之

年前精印梵漢藏文合璧之妙吉祥真實名經，梵筌燙金，莊嚴華貴；以應吾 師敦珠法王之面詔，務必盡善盡美，以博 上師歡心。書成以多本奉獻，上備廣結法緣。後得仙藩師兄來函謂：「 師示疾較重時，仍手持此經，而展顏微笑」。因念多年未事 師諸行，以此行最爲滿意；今 師雖圓寂，緬懷往事，仍然無限溫馨也。

此經由集、而編、而配合、而鈔謄、而付印、而校對，前後誦讀，何止十回；由是而思維，而抉擇，亦用心不少。但於經所說，及其所指示，皆祇依文解義，此中涵義，則更茫然。若說金剛界大中圍十四頌，清淨法界智二十五頌、不動中圍十頌、妙觀察智四十二頌、平等性智二十四頌、成所作智十五頌、讚如來智五頌等；一無所悉。

自維十餘年來，前往台灣，專心攻讀藏文，以從事學習翻譯；一面成立台北、台中、高雄、台南等金剛乘學會四間，如是而教授靜坐、灌頂及傳法，以弘揚無上密；而於每早寅時拂曉，自己又必須依法修持。近來年老體衰，三事並行，常恐不能兼顧，以致一無所成。年前吾 師法駕蒞台，經詳細稟陳，乞爲取捨； 師經觀察多日，諭以仍應三途並進，不可偏廢。 師無論在何

時何地，必賜加持，令得成就，可無過慮。此恩此德，沒齒難忘；因而終日繁忙，迄無少暇，故於此經之漢文注疏，無法找尋；而於藏文注疏，更無從訪問矣。自甘笨拙，無可奈何。釋雲藏皈依有年，曾受多種灌頂，於此經特致尊崇；一日專誠前來，請賜灌頂傳授，當以本人未有傳承，且於經中諸義，一竅不通，不能以爲師自任，闕然而已。

今黃子毅英根據外國人偉文等注疏多種，及日本國家電視台攝製「絲綢之路」特輯中，拉達克之艾其鎮心遮寺之壁畫，博引旁徵，應有盡有。雖所得資料，未必與經中所示，絕對相同，卽次第亦不盡配合；而壁畫亦斑駁模糊。然已不獨聊勝於無，抑且差強人意矣。能補我之不足，可謂後浪推前浪，故喜而飭予出版單行，且爲之序。

他日若有能找得完全配合，秩序井然，圖片清晰，則更大喜也。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第二丁卯嘉平月吉日東莞其鈍

劉銳之序

法語擇錄

棟 湘

◎ 於一法中持一切法，於一文中持一切文，於一義中，持一切義，攝藏無量功德，故名無盡藏。（佛地論，按指真言之功德）

香港學會三十五週年紀念獻詞

鍾棣湘

香港金剛乘學會舉行三十五週年紀念，同人熱烈慶祝，以學會從香港會開始，推動至台灣四個學會，不斷發展，且遍及海外，不斷擴充，此不獨香港、台灣，難與之比，想亦古今中外所稀聞也。棟湘從本會系統下之密乘出版社社長兼發行人，得進而為香港會之常年董事，如是又數年了。

前事有足述者：二十年前，攻讀於博雅英文中學，余以好寫漢字，得國文陳師偉雄，介紹認識同校劉師銳之，隨學書法，固不知其為密法一代之宗師，而當時余亦未嘗聞法也。

民國六十四年，考入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文學系，週末及假日下山，時台北金剛乘學會，早經成立，上師之教導，亦按期舉行，因得奉准參聽，漸次而得學法及灌頂。但密法傳入漢地較遲，漢人認識不多，以為非常秘密。時台灣弟子漸多，待問之問題亦非常之多，非按期講座所能解決。上師乃決定印行刊物，每三月出版一期名為金剛乘季刊，共五千份，免費贈閱，於能公開之密法，絕對公開。台北會長，美國太空博士林崇安主持其事，以董淑惠為發行人兼社長，林崇安為副社長，但工作無人，時剛大學畢業，為上師之悲心所感召，願意擔任編輯，不計較待遇之菲薄，工作之繁重，一心

為會效力，初期由林會長指導，數期後，林會長忙於學習藏文，及中央大學教學職務，改由我承擔，由初稿到出版，皆由我個人處理，至於包裝投遞，得台北會各師兄之幫忙。工作雖然繁重，但常收到各地讀者之來函感謝，亦感到莫名之欣慰。從出版到現在，屈指算來，已超過九年，出版以來，金剛乘學會發展迅速，很多讀者因此而趨入佛門，至皈依寧瑪巴而為各會會員，其人數增加到一千多人，雖有部份退出，此乃不能避免之事。

上師為使會內弟子，會外學人，既於密法普通常識，得到灌輸而充實，而其專門學問，急須加以補充，於是編印金剛乘全集，內分前人譯述，著作者為藏書，其本人譯及著為叢書，每輯五本，印行至第三輯而圓滿。而藏書叢書，如不斷發現，則不斷印行。乃成立密乘出版社，命余為經理，以專其事，初期是供弟子請閱，幫助他們對佛教之了解，外界密宗人士得知，亦來函請閱，故交由各書局流通。本社出版之書，是密宗行人優良之讀物，特得敦珠法王恩准，公諸於世，並經劉上師鑑定、介紹、科判，由淺入深，學者不愁無書可讀了。

近年來，上師更向外發展，將寧瑪巴密法散播世界各國，如美、澳、星、馬等處，使海外人士對本會之

認識，且與 師祖徧豎法幢之授記相符，但 師年已超七齡，自未便萬里馳逐。奉諸師兄之推舉，亦趨亦步，加以護持，如是而得親近承事，亦可記也。

本會法訊

鍾棟湘

月前 劉上師以香港學會成立已三十五週年，回港主持紀念大會，並以部份同學要移民美加，於所開示重要之法要，不能全部聆聽，感到甚為可惜，懇請提早駕返， 上師慈悲，依約提早立即講述普巴金剛閉關法，此法印呪二者特多，初學者必須反覆詢問多次， 師亦細心指導，詳細解釋，務求每人都能心領神會，如是連續四個晚上，六月二十五日開示金剛薩埵二級灌頂儀軌，二十六日早上十時舉行金翅鳥智慧空行母灌頂，參加者甚為熱烈，七月二日特別舉行會慶，選擇寬濶之場所，於北角敦煌酒樓，陳設素饌，筵開三十五席，參加者非常踴躍，場面熱烈，黎日光與張碧芬為司儀，首先由上師致詞，繼之是正副會長及部份永遠董事，演說學會過去數十年來之弘法事蹟及個人感想，宴中並播出佛教音樂及抽獎助慶，各人同聚一堂，談笑甚歡；三日於大學站碼頭舉行放生大法會，並於雲泉仙館午膳；七日是本會之會慶正日，晚上舉行大會供，台灣二十多位會員前來參加典禮，並有抽獎助慶，獎品是 劉上師提供之密宗法寶，計有甘露聖章，此章是用甘露丸造成之蓮師

小佛像，配帶在身，可逢兇化吉，另外有銅章五個，一面是長壽佛，一面是 敦珠寧波車聖像，為 師祖第一次返港之明年，李世華師兄特製上祝 寧波車長壽者，從七月九日起，逢星期六、日舉行第四十七屆靜坐班，一連五會，十二日開示咕嚕咕叻儀軌，二十日於灣仔溫莎公爵中心舉行公開講座，開示即身成佛之理，參加者約五百多人；二十六日於東蓮覺苑舉行長壽佛結緣灌頂，參加人數非常擠踴，六百多人，盛況空前；這次之慶祝會，雖然是小小幾個節目，然每一個節目安排得甚週到，非常成功。二十八日， 上師飛返台中，稍作休息，隨之又展開台中之弘法活動，八月六日起，每星期六開示密呪道次第寶鬘釋，七日起每星期日開示四法寶鬘及心經密義闡述，八月十日開示即身成佛之理與實踐，十四日開示金剛薩埵儀軌，二十一日開示黃財神儀軌，二十八日開示伏金翅鳥智慧空行母儀軌，九月十一日舉行白衣觀音灌頂，十八日舉行無死蓮師灌頂，此外尙要主持盂蘭節之那也東初超度法。

上師多年前與明珠活佛合譯之「西藏古代佛教史」，於寧瑪巴殊勝法之大圓滿，修持不受年齡限制，且能享高壽，念念不忘。最近找得三十年前承事 師祖開示大圓滿之筆記，極力研求，先從嗎哈約嚕（生起次第）開始，與寶芳及余實習多時，已得入處，故在港時附於即身成佛之理後段以開示，台中將於八月十日晚傳授。台北定於九月份傳授。

所望於金剛乘學會者

羅時憲

金剛乘學會成立以來，已經三十幾年，其會務的進展與傳教範圍的擴大，會方自有詳盡的報告，用不着我來敘述。這裏要說的是我個人對於學會力所能做的事希望它能做到。

(一)就我所知，在港九地方弘傳密教，而確有傳承可考，有印信可徵的，有三大流派：依其在此地建立的先後，第一是真言宗居士林，第二是金剛乘學會，第三是大寶法王中心。其他的兩派我不談，就金剛乘學會言，既是西藏前傳密教的正宗，而歷代傳燈的大師又多顯密兼融，德學俱備的人。今環顧會內，有無這一類堪任傳燈的人物？有，則應及早加以表彰。無，則劉上師應以其餘年，從事選擇，加以扶植。劉上師現時尚健，相信可以辦到。

(二)大乘顯密的經續和論籍，西藏文傳譯的最多，譯文也最嚴謹。到目前為止，我國政府並未有組織譯場加以翻譯的意向。私人團體雖然沒有大規模從事翻譯的力量，但小規模的一經一論的量力從事，總該有人去做。而力足以嘗試的團體不多。金剛乘學會有的是人力、財力和教派的關係，理應承擔這個使命！

(三)修習密法必須以菩提心為攝持。令人發心，往往只念四句伽陀，誦發菩提心真言，或泛泛作觀，其速度有如舉足踏步，甚者連發心的意義也體會不到。蓋發心者必先明了眾生無始以來隨業流轉，無有主宰，在長期流轉中無一眾生不會做過自己的父母、子女等，以此之故不能但求一己之解脫，由是進發大菩提心，眾生不盡，不取泥洹。若教理不明，此心如何發起。發心不穩者，天龍尚不守護，修密法如何得有成就。是以餘杭章氏有「事火呪龍」之譏，呂秋逸氏有「尾大不掉」之誚，皆對此種人說也。金剛乘學會創立以來，曾有一段時期鼓勵會眾研尋教理，惜後勁不繼，學者寥寥。劉上師亦曾致力於現觀莊嚴與般若對讀，然繼軌者又有幾人？此真「井冽不食，為我心惻」了。希望學會於教理研究之提倡三致意焉！

(四)密教的弘傳，在印度佛教史中有兩方面的事實。(一)大乘佛教發展到末期，不論是中觀宗或瑜伽宗，都拋棄煩瑣的思辨，採用簡約的觀行。而密教以三密加持，自力他力因果相感，很容易調伏身心，入三摩地；實在是很實際的修持法。所以中觀宗的月稱，瑜伽宗的月官

等本極長於思辨，據說在觀行上也採用密法。這是好事！可惜密教繼續發展，經軌日多，修法愈煩，修一個大法，往往要集合許多人力、財力、時間，始克完成。這與密教初期建立的本旨與規模，相差太遠；有檢討商量的餘地。(二)密教興起的契機本在挽救大乘佛教的衰運，大乘中觀、瑜伽兩派晚期變成了煩瑣的經院哲學，頗失羣衆的信仰。密教興起，確能喚回許多民衆，與革新後的印度教爭一日之長。可惜無知的教徒，又專以誦真言，祈現福，求神通，甚至濫傳無上密法而捨棄基本瑜伽，義學荒蕪，人材萎謝，外患一來，五印佛教爲之絕

跡，至今仍未復興。關於第一點，這裡暫且不談。關於第二點，則當回教徒入侵印度摧殘佛教之時，印土大德大量逃入西藏；故晚期佛教，西藏得其大全。現在西藏的環境不如往日。瓊寶斯在，金剛乘學會同人有心救世，不能任其棄置，應亟從事研尋，令法久住。其初步工作，應籌辦藏文研究班，藏傳教理學院。風氣一開，相信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及學術界自會發生響應。(作者爲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碩士，主修佛教哲學及漢譯佛典文學。現爲香港法相學會董事長，當今爲唯識宗派之一代宗師，亦爲本會之永遠董事。)

聖者敦珠寧波車示寂

黃毅英

節譯自「雪山獅子」八七年春季號

聖者敦珠寧波車已於一月十七日於法國南部多多奈示寂，世壽八十二歲。聖者爲西藏佛教之一大學者及密教大師。爲蓮花生大士的直接示現，其降生早於蓮師八世紀入藏時授記。記云將於此世降生爲敦珠寧波車，內含日期、地點及各徵兆的詳細。

寧波車於一九〇四年六月十日降生於西藏東南哩嗎

角之省份中。即被認出爲大藏密法師及修行人敦珠寧波之轉世，敦珠寧波以開發蓮師所藏巖庫見著。

以今世之最大巖取者，寧波車對西藏佛教四派之經論亦研究精闢，直入各傳承之智慧。

寧波車曾多次赴美弘法，最後一次爲一九八四年，縱以健康欠佳，其時仍能爲數百人作甚深之加持。

寧波車之後嗣計有其佛母、子仙藩寧波車與羅布寧波車，女千媚與詩靈，及仍於藏土之數子。

(編者按：此爲外國人對 聖者授記等之重視，不

嫌「明日黃花」附錄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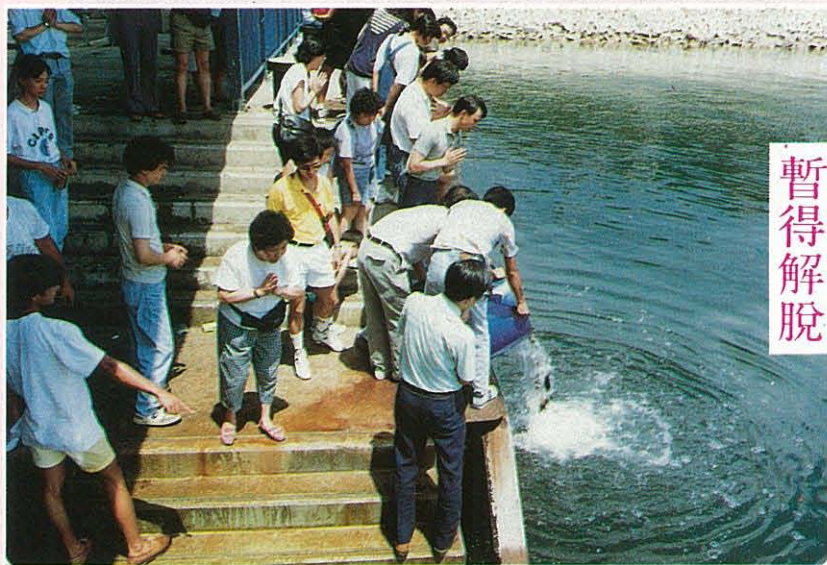
放生會於大學站碼頭



羣生待放先作加持



法會開始



暫得解脫

三立成會學港香



素筵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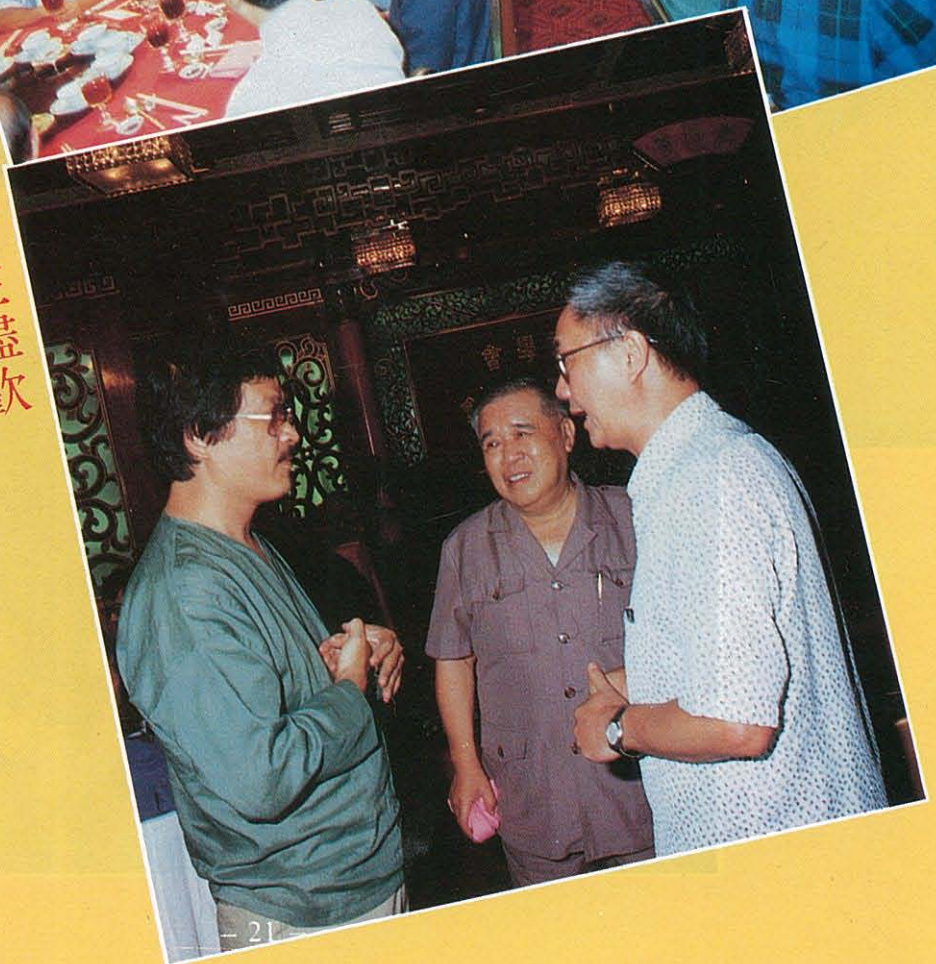
故人重叙

念 紀 年 周 五 十

十五席



賓主盡歡



紀念會慶
假座東蓮覺苑
舉行無量
壽佛結緣
灌頂



受法者
六百餘人
爲三十五
年來所
僅見之盛況者



香港學會舉辦 第十四屆靜坐班

假座灣仔溫莎公爵中心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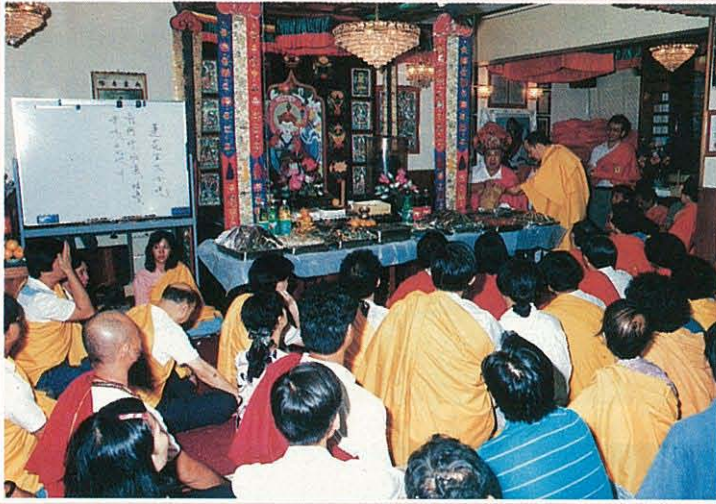


樓上樓下

濟濟人多



七月七日為香港會三十五年前成立之期



慶祝法會
香港弟子
踴躍參加



台灣弟子亦來隨喜



抽獎得中
皆大歡喜



靜坐結業，即地舉辦公開講座，聽眾比學員更擁擠

美滿的回憶與願望

馮公夏

歲月遷移，我誠不覺，金剛乘學會，成立已三十五年，在此悠長之歲月中，會務發揚，一日千里，我忝爲永遠董事，雖乏棉薄貢獻，然覩此輝煌成就，中心喜悅，難以言宣，此皆劉上師銳之菩薩心腸之成果，猶憶一九五八年，銳之兄隻身赴印度，晉謁敦珠寧波車，親蒙授記，承傳密法，兼習藏文，辛勤一載，盡傳奧秘，返港後，即從事翻譯密宗寶典，如大幻化網續等，饒益後學，又在港台及東南亞各地，舉行灌頂儀式，及傳授密宗七支靜坐法，前後學者，將近二萬人，其中獲身心強健與智慧增長者，爲數甚多，其造福人羣厥功甚偉，去年又在台中興建學會新址，莊嚴瑰麗，堪爲弘揚密法之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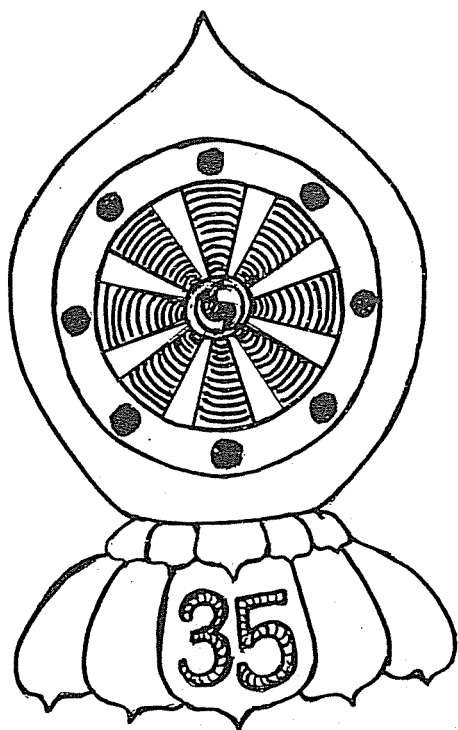
密宗傳授，一向保持秘密，尤其是關於氣脈明點之拙火修法，與大手印等密法，一般學者，不易獲得傳承，劉上師有見及此，故常向根本上師，懇求授權，傳授高深密法，使誠懇之學者，得沾法益，皆上師之賜也，吾人學佛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明心見性，超出三界之生死苦海，證入無生無滅之眞如境界，而修法則有多種不同之派別，如禪宗之參話頭，天台宗之止觀，淨土宗之持名念佛，而密乘則入世與出世兼顧，因居士修道，須有健康身體與安定生活，方易成功，故密宗對治疾

病有長壽法，對治貧困，有寶瓶法而其最高目的爲卽身成佛，則有無上瑜伽與大手印等高深密法。

說到灌頂眞諦，乃上師以多年修持之靈能加持，于弟子之靈性，助其開悟，至于莊嚴之儀軌，乃其助緣而已。

劉上師積三十五年之經驗，對於灌頂傳授工夫，已達上乘境界，而且每年必閉關數月，培養性靈，故親近上師者，均有潛移默化，事半功倍之效，誠濟世之慈航，苦海之明燈也。

金剛乘學會在劉上師與各位執行董事主持之下，對于弘法與印經工作，成績超卓，將來發展，前程無限，謹以此祝金剛乘學會，弘揚密乘，普度衆生，謹此致祝。



出原文，然後逐段詮釋；另一種是將原文夾在闡釋的文章中，講解發揮並援引例證。由於觀點方法不一，所以對原文的解釋、演繹、引例和對各種文法現象的分析歸納，出現了各不相同的方家。雖然歷代的文法家，大都把「三十頌」和「性轉論」集在一起，但就實用價值來說則以前者爲大，故比較普及。

三十餘年前我在初學了一階段的藏語後，住到雪峰腳下的貢噶寺中，從貢噶活佛修習藏文。開始時活佛挑選「薩迦格言註釋」及「殊勝佛讚」等古體文字進行講解，因慕「三十頌」是攀登藏文殿堂的階梯，遂請求傳習，但很久未得開許。直至學完幾部經籍後，貢噶活佛才開始講授文法。這時方才體會到大師的深意：若無一定的基礎，是很難理解和運用抽象的文法概念和規則的，而在積累到一定數量的詞彙和熟悉了一些語句之後，進一步瞭解詞語的結構和規律，便極之需要了。

有人認爲不學語法，照樣可以說話，不學文法，也能寫出漂亮的文章來。但這並不能否定語法和文法學的重要性。特別是藏文，由於它和現在流通各地的藏語方言有不少差異，組字行文受到固定的文法限制，所以即使是藏人，在閱讀和寫作書面語，特別是古文之前，也必須經歷字母、拼音，詞彙、文法或修辭等幾個學習階段。

當年我初學藏文文法時，渴望能有一部漢譯本參考使用，可惜遍索而不得。這種情形在三十年後的今日並

無多大改變。用藏、美等文字解釋「三十頌」和「性轉論」的著述雖然很多，但一本忠實於原文的漢譯本則極難求，這大概是由於原文既艱深又簡賅，許多專門性的術語缺乏現成的對譯，故而難以翻譯，少人嘗試的緣故吧。

一九八五年，有幸蒙 劉銳之大師以所譯「西藏文法三十頌及性轉論註釋略詮」見示，欣喜之餘，更加一層對大師的敬佩。劉師雖逾知命之後始攻藏文，但以金剛不動的願心、特有的夙慧與勤奮，鑽研不輟，獲大成就。銳之大師曾得 貢噶呼圖克圖等高僧大德的傳授，又獲寧瑪法王敦珠寧波車親炙，封爲「漢地演教者」，名至實歸，在漢人中是絕無僅有的。以銳之大師深湛的佛學尤其是金剛密乘的造詣，將 敦珠寧波車傳世之作「大幻化網導引法」、「西藏古代佛教史」等等多部經典，譯成漢文出版，已造無量功德。現在又譯出西藏文法著作，不僅惠及教、習藏文的師生，對於推廣西藏文字，交流漢藏文化，以至於顯密二宗在西藏以外的傳播和弘揚也具有很大的意義。

銳之大師雖精通世間與出世二法，博大精深，深受衆弟子和世人的愛戴尊崇，但仍然虛懷若谷，不恥下問。藏文翻譯中的一些問題不時徵詢我的看法。對於我這等末學晚輩而言，從 大師本人，和他的譯文著述中，受到的教益確實是數之不盡的。

願吉祥！

劉銳之上師三次蒞馬弘法側記

弟子陳志仁

志仁皈依、垂三十年。於先師融熙上人處得聞宗門向上事及大乘之方等般若理趣，于佛學知識，頗具根柢。近十餘年來，因大寶法王曾蒞馬訪問，且建立『白派中心』，一時趨向密宗者頗衆。仁久聞密宗有甚深法要，修行嚴謹，於是參與迎請供養，蓋爲求法也。可惜參與多年，喇嘛雖接踵而來者，皆屬結緣灌頂及寶瓶法會度亡法會之類活動，從未傳授密法。

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間，劉師蒞馬旅遊，得寶光兄之推介，聆警欬，一見若有夙緣，乃與一班欲習密乘之同道十餘人，求爲弟子。幸慨然允諾，許入壇城，授以一級瓶灌並賜儀軌。如此慈悲慷慨，真稀如晨星矣。及其駕返台灣，亦魚雁相通，時賜指導，並許下諾言，異日必再蒞臨傳授二級灌予熱誠學法者。歲序匆匆，轉瞬三載，仁等則望穿秋水，但劉師則爲弘法事忙，遲遲未至。于八七年四月，因仁等屢次懇請，終于翩然蒞止，是次隨從，只鍾棟湘師兄，抵達先普傳毘盧七支坐法，一時從學者頗衆。劉師講解此坐法之源流，不厭其詳，分析解答，更得鍾師兄之從旁協助，以身示範，並巡迴視察、糾正坐姿，每晚約二小時，一連六晚始告圓滿，從學者心生喜悅，感歎稀有。蓋諸人中有曾學小乘禪坐者，道家靜坐者，於疑難之處，無從領受，今聽講解此無

上密之『毘盧七支』坐法，真若獅吼洪鐘，振聵發聾，依之實習，奇蹟立見，茲有事證一件、略爲介紹如下：葉立選君，乃本城一年青有爲之商人也。繼承父業，在商場中運籌持算，勞心勞力之餘，更要應酬客戶，飲酒食肉無虛夕，久之、導致精神萎靡、胸中塞悶而失眠。據專科醫院診斷報告、其心臟已略形腫大，如不攝養休息、恐日趨嚴重，葉君因此頗爲憂慮。但自從學得『毘盧七支』坐法之後，勤而行之，自覺精神體力日漸充沛，三月之後再作心臟檢驗，醫院報告證實其心臟已回復元狀矣。此事令衆醫驚疑不定，而從學者則更生信仰，寧瑪巴金剛乘之坐法，殆真不可思議也。

八七年在檳城蒙授二級灌者九人，劉師開示儀軌法要，爲衆人向所未聞之高深密法，囑不可錄音及筆記，只靠受法者之記憶，幸而劉師不厭其詳，反復示導，有問必答，務令明白，除密乘之要訣外，更參以大乘般若之理趣，旁及科學、物理學、生理學等種種譬喻以爲輔，金應與文意二兄聽後，嘗竊謂仁曰：『我等皈依廿餘年，曾參與無數講席及法會，若此開示，真是嘆觀止矣』。而葉首溪兄自聞得劉師開示密乘三根本之後（根本上師、根本本尊，根本護法）幾若重獲新生，疑惑盡去，其餘各人皆隨分得益。

至劉師啟程回寶島之前一日，怡保埠方面忽有十餘人抵檳求法，惜時間關係，因緣未具，許以再來，此八七年四月間事也。

自師言旋後，衆師兄依儀軌修習，經過一段之時期後，又再產生一些在修習過程中之新問題。在商議後，決于短期內再求劉師駕臨，但因劉師著述弘法，奔忙於港台兩地，又須到美國傳法，真是苦無暇晷，而仁等求法心切，曾數度致電請求，卒蒙答允于三月間在美國弘法之後，回港小憩再到檳城。消息一傳，檳城、太平、怡保諸同道盡皆雀躍。于是商議弘法行程事宜。仁提議：師之航程既先抵達檳城，則應先在檳弘法，圓滿後再入太平。太平圓滿後則入怡保，每地駐法駕一週，回程時在檳城小留一日，暢遊山水以作休息，然後始飛渡星洲。復次，因爲各地求法性質略有不同，此蓋根器稟賦有別也。仁認爲我輩檳城一衆，應請劉師再次開示一級灌及二級灌之法要，餘時則講解大手印與大圓滿之精義，最要緊是一門深入，不宜貪多務得，如果要求太多，消化不來，反爲誤事。衆意認爲有理，故師在檳城弘法，除講解一級二級灌之法要及大手印大圓滿之精義外，並無舉行任何型式之灌頂法會職是故也。

去年受二級灌者九人，一級灌者十餘人，故特爲此再作開示，並囑仁寫此文時，不宜涉及內容，恐不知者及窺法者依樣葫蘆而誤習，故本文于儀軌內容盡皆省略，只就其與大乘般若理趣相通者，略一言之。

劉師開示云：去年所傳之二級亥母儀軌，本有五層深義，爲恐諸同學不能接受，故只但說第一層，今更進而說二層三層，希勿躁急、耐心靜聽，此爲本派之密法重要關節處，如修習明顯通順、則進而四級大圓滿亦不難也。于是將『亥母壇城』之精要及作觀方法反覆喻示。仁聽後不禁喟然而歎曰：『紅派之密法如此奧妙闕深，無怪大寶法王離藏後，得傳二灌者僅二人而已。』劉師笑謂仁曰：『汝現在始知余所傳者深奧耶？』仁應之曰：『仁今知之矣！』吾人多生習氣，未易頓除，一向循六根用事，以客爲主，嗣經劉師指點，然後始知修行秘訣。如云：修瓶灌依唯心見，觀想本尊，若觀想成就，即可成化身佛，二灌依中道見修三脈四輪成就者，即成報身佛。如證得大手印，是可成法身佛，而寧瑪巴之大圓滿，則更屬殊勝。

劉師在檳城海濱之『怡然亭』別墅講『光明大手印』及『大圓滿』（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三、十四日）時說：他于四十餘年前在廣州皈依禪門宗匠虛雲老和尚學禪宗，後又從貢噶上師處學『光明大手印』一九五九年在印度『噶林邦』得紅教法王『敦珠寧波車』將密法傾囊相授，信知『大手印』『大圓滿』『禪宗』如蝸牛二角，同出一頭。乃離諸戲論、直證心源之無上妙法。今日與諸同學有緣，講說此無上深法，爲在海外之第一遭，若以中國之祖師禪而言，此事非言說可表達，且不可思議、直下承當始得。故自宋朝之後，諸祖師以利根難得，

，于是開參話頭之法門，令行者參一句話頭，如鷄抱卵，待至業盡情空，能所雙忘之際，親見本性，然後再作保任工夫。若夫密乘之大手印則非同，因密乘有種種方法，教令行者調柔氣脈，以專一瑜伽調伏妄念，復以離戲、一味、無修種種瑜伽，導示『俱生本覺之智慧光明』。劉師詳徵博引，說到酣處，大有令聽者汗下駭然之感，真是精彩絕倫。金剛經云：『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信然也。首溪兄問：『吾人于四加行中，念百字明以消業障，到此尚須要否？』劉師喝曰：『既證此光明智慧之本性，本來不垢不淨，何勞再念誦消障耶？』仁聽後，大有霜鐘破曉，春夢無痕之痛快，值得耳聾三日。劉師述說『光明大手印』云：『最上之大手印，則並亦無須乎灌頂等修，但當恭敬禮拜於其上師，承事親近，或僅觀於上師微妙身相即能立得證悟。如此由于無上恭敬順信之心力，以依止於上師，更不假外物言詮，而能究竟了悟，以證取之大手印，方是上手印之最勝義心傳也。以故上師觀察弟子根機成熟，一鳴指間，令其通達法爾，即是真正之大手印。』

如上所述，與中土之，『揚眉瞬目』『擎拳豎拂』『捧喝交加』，實同一機鋒也。讀者如欲更明瞭其涵義，可參閱劉師所著之『諸家大手印比較研究』或講述大手印之錄影帶，則更為詳細焉。

劉師在檳期間，除開示法要之外，與諸弟子過從，

茶餘飯後，談笑風生，親如家人父子，諸人每有所問，或直接開示，或以世間事物譬喻，往往善如解牛、動中肯綮。古德云：『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其斯之謂歟？仁嘗與俊美兄扣問三級灌之內容，劉師笑而答曰：『從二級而大圓滿足矣，三灌非一定必經之過程，況此非其地非其時哉。昔『敦珠寧波車』授余此法，曾囑慎勿輕傳，非本派之同修不可與語，故在當時，某兄雖大聲哮吼，余亦婉而拒之，因余知其好亂談此道也』。俊美兄仍堅懇略示，劉師云：『此為金剛乘修報身佛之最精華處，必須二級灌修至證量明顯始能問津。今諸同學既耿耿于懷，余只得譬喻而說，（劉師所述說之譬喻，此處從略）劉師說畢，顧謂諸人曰：『三灌內容，已盡于是，有悟性者，當會得此絃外之音也』。仁聞說恍然，乃知坊間雜說及某人所著之三級灌，簡直胡說八道，誤人不淺矣！

又某夕于南山海濱餐館飯後談次，席間廖訊流兄問淨土宗之念佛往生與密乘之修本尊法孰優？劉師云：『淨土法門，除已得念佛三昧者外，餘者必須待彌陀接引始能往生，萬一發生故障，豈不誤事。余教汝等一級瓶灌，觀成本尊，即可成就化身佛，於報盡命終時，無須迎請即可逕趨本尊刹土，豈不方便』。林天龍兄起而問曰：『我等妻兒所累，又不能出家吃齋修行，不知能成就否耳？』劉師答曰：『佛陀有四眾弟子，依法起修，皆得成就。古今碩學鴻儒，乃至目不識丁之村嫗，得證

悟者大有人在，固無須一定要剃髮染衣者，夫學佛胥視自己之信心與決心而已。天龍兄再問曰：『聽說有人臨終始知念佛亦得往生，未知確否？一向未聞佛法，一向未知有淨土，果能生西耶？』劉師唏怡微笑曰：『余從前亦未知有檳城，亦一向未想過要到檳城，但現在我却來了。』天龍兄聽後默然，衆亦無語。其實劉師此答甚妙，事理圓融，饒有禪宗意趣，仁在此暫賣關節，不爲說破，留待利根者參悟可也。席間俊美兄對仁曰：『十餘年來，蒞馬弘密法者，若劉師之坦白慈悲，學問湛深，說理圓融，殆未嘗有也。』首溪、文意、金應諸兄則對仁曰：『但聽劉師說普通之佛理，深入淺出，使人茅塞頓開，已是不勝之喜。更何況授我等以三根本及儀軌耶，如修不成，乃是我等負劉師之一番苦心，非劉師負我等也。』看他言語，純出肺腑，真有萬牛莫挽之志。鍾志興更言曰：『己前所學，雜而不純，今得劉師慈悲攝受，真是福氣，吾今知其所止矣。』大有『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之慨。

從此可見劉師之學問修養，亦佛亦儒，既慈悲又慷慨。實非仁之所能贊一詞也。仁在此謹頌

劉師健康長壽，寧瑪巴弘揚于全世界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四日

捐助本刊芳名 (台幣)

- 簡家恒 游堯惠 陳喆 林永福 鄭寶華 吳敬子 張
- 高瑛 黃尊治 唐久寵 張致遠 張基源 林銘銘 花
- 森吉 胡滌華 何正興 王昌齡 謝志偉 葉勤書 馮
- 道蕩 李鐵漢 羅陳快 陳雲漢 陳昱呈 蔡振華 傅
- 存明 劉明松 方傳松 王振偉 李珮珊 李珮青 楊
- 金來 李皇武 李育貞 林來金 陳德正 鄧立光 廖
- 麗娜 陳克寧 陳宗賢 張麗華 陳增安 李宗南 鄭
- 陳瓜 林景煌 蔡麗華 台中陳貴枝 張宜玲 吳東榮
- 熊式禮 曾家鈴 曾嘉鈴各捐一〇〇元 黃耀德捐九〇
- 元 利息六六元 陳還珠 鍾嘉玲合捐六〇元放生廻向
- 全家業障消滅，往生極樂淨土 蘇思源 楊貴山 許瑞
- 庭 黃寶賜 將護天各捐五〇元 華研仁捐三〇元
- 國外方面：
- 港幣：蔡添榮捐四四八元五仙 蘇煒權捐三五〇元 柯
- 惠儀 盧壽池各捐二〇〇元 梁中堅·金惠娟 歐婉瑜
- 方學忠 LAI Wing Kin 各捐一〇〇元 劉祈和 袁群
- 娣 MAU King Ip 各捐五〇元
- 美元：龔震明捐一〇元 Edward Hom 交來郵費十元
- 星幣：劉月明 高啟仁 D.P. 居士各捐二〇元
- 林斯文 陳喆各捐台幣五〇〇元供養敦珠法王與金剛乘
- 學會紀念冊。尚青山捐台幣一〇〇元黃秉坤捐六〇〇元

捐助本刊芳名

臺灣方面(台幣)

周樑生 周楊育芳捐助印工 陳文仁捐四〇〇〇元 臺南金剛乘學會捐三〇〇〇元 楊壬貴捐二〇〇〇元 王赫捐一八〇〇元 許德發捐一七〇〇元 黃文淵 黃正雄各捐一五〇〇元 張山田捐一三〇〇元 陳勝義 賴清良 林振亨 蔡建華 陳立台 鍾光和各捐一二〇〇元 周德 陳光華 楊寶祥各捐一一〇〇元 陳立言 李富吉 蘇麗香各捐一〇〇〇元 陳冠諭捐一〇〇〇元 廻向林春里 廖雪蓉 林秀梅 王俊雄 呂建興 李清平各捐九〇〇元 陳國政捐八五〇元 顏輝濱 李銘國 賴麗峯 蔡東雄 林樹發 沈家楨 陳春民 柯惠芬 高雄陳貴枝 羅珠聯各捐八〇〇元 陳昱呈捐八〇〇元 廻向林春里 陳聖巖捐七五〇元 張惠芳 戴文真 劉麗枝 劉添萬 林玲瑛 彭晃晉 陳明裳 尙青山 林崇安 李金鉞 馮道芬 廖中山各捐七〇〇元 張永和 鄧淑文 林永昇各捐六五〇元 柯智鐘 洪添元 紀麗紅 陳琮元 陳凱玲 陳俐仙 楊焄暉 陳衍妙 陳祈忻 蔡義男 陳碧欲 韓希聖 呂明華 黃輝玉 郭安男 熊式中 陳正輝 柯玉燕 莊金沛 莊樂禪 陳淑娟 林啟明 何沛書 張黎玲 邱秋滿各捐六〇〇元 洪仙文捐五五〇元 張惠玲 何素貞 張宜玲 陳光炳 無名氏 魏明全 夏道深 張容 吳世烈 吳榮 黃隆

壽 劉德生 邱永定 吳阿福 張阿包 張彭已妹 張秀杏 彭獻瑩 姚曉蒼 姚汪庚 林宗煜 張山本 江炳森 王慈芳 蕭慶秋 許劍雄 許陳美子 許奇勳 廖瑞茹 張千德 林坤旺 林玉圓 林斯文 蘇玉華 林月鳳 蔣志湘 簡毓彥各捐五〇〇元 吳慈榮捐四五〇元 陳建夫 黃秉坤 黃隆芳 游日雲 吳鑄德 徐乃南 張建忠 吳素修 傅秀如 許正直 洪名輝 郭秀琴 官登清 曾正德 胡勵真 鄭木森 周玲華 趙品尊 趙品森 趙崇溪 羅光超 陳淑婉各捐四〇〇元 沈淑梅捐三五〇元 朱樹鶴 李碧娥 王仁哲 東慶泉 劉振宇 李懷紅 蘇武雄 廖杉池 郭祐燿 鄒錚軍 廖長友 劉信宏 佛學資料中心 李家仲 隱名氏 鄧天一 王維耀 陳慧君 黃文政 劉印連 蔡作瑜 蔡作豪 黃榮滿 李徐鳳英 黃瑞花 劉文鑫 鄭添丁 黃敏源 陳秀華 劉靜儀 劉立德 林素真 詹宜蓉 賴耀南 蕭瑞珍 黃維棻 黃李美 張榮彰 許錦華 楊維仁 林婉綺 胡仰真 蔡影輝各捐三〇〇元 劉祐精捐二一〇元 簡文添 劉秀萍 蔡欽騰 吳素珠 蔡東雄 官振國 劉玉芳 張文雄 羅游信子 林榮元 王海民 馬文驢 吳金順 黃武龍 陳光智 朱榮培 劉香芬 葉文宗 蕭永美 翁錦娥 謝順良 楊徐安 顧孟坪 連壬水 朱文進 高錦 玉麗娟 何雪霞 蕭稚璇 彭吉勝 羅宇授 黃碧霞 戴勝明 林明發 陳慧芬 王得林 鍾棟湘 戴炤炫各捐二〇〇元

benefit to all sentient beings. You should not have any doubt, but be completely sure and pray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that all this merit will be shared with all sentient beings. This is most important.

If you say what is the essence or main point of the Dharma, then it is in order to discipline the mind, to overcome the different emotional obscurations of ignorance and passions. This is the main meaning: the essence of the Dharma is to discipline your mind. At all times one should raise compassion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devotion to the Dharma; and, one should keep in mind, have devotion to, faith in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t all times keep in mind that all things have no inherent reality. One should also keep in mind, contemplate, impermanence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obtaining a human birth. One should also remember virtue and unvirtue and remember the methods for increasing virtue and, remember the antidote to prevent the arising of all unvirtuous actions; one should constantly keep in mind the increasing of virtuous actions and the leaving of unvirtuous actions.

The great Teacher Patrul Rinpoche said that if you're not able to really practice the Dharma, don't get angry; and that not getting angry, that in itself, is practicing the Dharma.

In brief, if one explains what the Dharma is: at all times one should have devotion and compassion and pure vision – keep those in mind at all times. If one practices like that, one will quickly be accomplished in this life time and after death and wherever one goes, it is of great benefit. If one doesn't practice the Dharma within and just keeps the outward form, so to speak, then it is not of any benefit. The greatest and most important and highest benefit comes when one constantly and from the heart has devotion, faith, and pure vision.

Reprinted from Yeshe Melong, Issue No.3, 1981.

The Ven. Abbot Palden Sherab Rinpoche is one of the most qualified scholars and meditative masters of the Nyingmapa tradi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Educated at Rewoche Monastery in eastern Tibet, the Khenpo is fully versed in many areas of study and in all three vehicles of Buddhist teachings. The Ven. Khenpo's wealth of knowledge and direct teaching method will allow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about many aspects of Buddhist teachings or practice.

He has been the Abbot in Charge of the Department of Nyingma Studies at Varanasi University in India since 1967. The Khenpo has written books on poetry and Tibetan language, and as a scholar has received many honors from H.H. Dudjom Rinpoche.

supreme. The last syllable HUNG has many different meanings; it is the symbol of the wisdom of the Buddha *sangye gyi yeshe*; it is also like a weapon with which one can destroy one's enemies. In this case, it is an expression of beseechment; you are beseeching Guru Rinpoche that you can accomplish the blessing and accomplish the meaning. If you ask what accomplishment you are asking for...you are asking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body, speech and mind of the Buddha. One is beseeching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Dharmakaya, Sambhogakaya and Nirmanakaya of the Buddha, the Vajra body, speech and mind of the Buddha. You are asking that would you please, please bestow the three bodies.

In this mantra is contained the meaning of all the Dharmas like the Five Wisdoms; all the different teachings are contained in this mantra; it is enough. It is all-encompassing, powerful, so think very strongly like this. N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 the reason of the mantra, you should practice like that. Then at the time of meditation, when one meditates on Guru Rinpoche, the form body of Guru Rinpoche is the phenomena; the form body is the voidness and the voidness, form. The speech is the sound of voidness, sound/voidness; and the mind of Guru Rinpoche is the wisdom awareness/voidness (*yeshe rigtong*). If one remains in this meditation, doing the meditation this way, then it is like the union of the arising yoga and the perfecting yoga. If one does this, one does not have to do the visualization of Guru Rinpoche dissolving into light; but if one meditates in this way of the form/voidness, then everything is contained within that.

One can visualize Guru Rinpoche on top of one's head in the manner that Guru Rinpoche contains the essence of all the lineages, the holder of all the lineages. So one meditates with Guru Rinpoche on one's head. There are many other ways of meditating and all these ar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practices of the tantra, classes of the tantra. The best way is if one does the meditation of the union meditation of the two yogas. If one meditates in that way at all times, that is the best. There will be no "Now I am meditating and then coming out of meditation." It will be both the meditation and post-meditation practice will be fulfilled in meditating this way. If one cannot do this, then one has to do the meditation and one has one's ordinary state, but it is best to be (both). However, this phenomena has no inherent reality, but if one cannot do the meditation constantly, then there is nothing else to do. Because phenomena have no inherent reality, one should meditate on it all the time. Afterwards one should dedicate the merit, not just by saying a few words, but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you should believe the merit you dedicate to be of

made up a Vajra Guru Mantra, it is good to question. If we look 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uru Rinpoche and ourselves, we will see that we are just ordinary, obscured human beings and that Guru Rinpoche is the wisdom of the Buddha; he is completely purified, omniscient. We will then see very obviously that these two different things exist. We're not even able to think of the abilities or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The mantra is the words that contain the blessing of all these qualities or powers of the Buddha. So by saying it, it is a way of arousing the blessings of the Buddha. It is not like other mantras, it is very special, incredibly powerful, many blessings. If one gave a commentary on each of the twelve syllables of the Vajra Guru Mantra, all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would be contained in it.

Now I will give you a very brief, concise meaning of the syllables. This first seed syllable is OM and the meaning of that is the essence or blessing of the Vajra Body. The seed syllable AH is a symbol of the Vajra Speech of all the Buddhas. Third is the HUNG which is the symbol of the Mind of the Buddha which is wisdom, the blessing, the wisdom of all the Buddhas. The word Vajra or Dorje is the Dorje which is the symbol that all thing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re pure. It also is a symbol of the Dharmakaya of the Buddha, and its blessings; the Vajra also has the seven different qualities of a diamond unchanging, indestructable, a symbol of the void nature of all things. The word "Guru," in Tibetan "Lama," means something that has great weight, the substitute of the Buddha; it is the person who shows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It is the vast and unencompassable Sambhogakaya Body of the Buddha. The meaning of Guru is that it contains the inconceivably vast Sambhogakaya. The word Pema is from the family of flowers that grow out of the wa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flower. It is a symbol of the Nirmanakaya of the Buddha. The lotus arises in purity out of impurity of Samsara the same way that the Nirmanakaya form of the Buddha arises out of the ignorance and defilements, desire and anger, from the different emotional obscurations of sentient beings in the world. The same way the Nirmanakaya body arises, so the lotus is like a symbol for it is pure itself and arises out of impurity. The word SIDDHI, in Tibetan *ngondrup* means actually accomplished, it means to obtain the fruit. What is the fruit that one obtains through doing this mantra? The person who does this mantra will have long life and they will be able to accomplish what they wish. This is the temporary or ordinary accomplishment or result that will happen. The *cho gyi ngondrup* or the supreme accomplishment or fruit or siddhi is that one obtains the five wisdoms and the four kayas. Contained in the word SIDDHI are the two accomplishments, the ordinary and the

and its nature is very bright and clear light. Around that is the mantra of Guru Rinpoche, the Vajra Guru Mantra. Lights radiate from the mantra, from the heart center out, making offerings to all the Buddhas in all the different Buddhafields, and return, bringing the blessings of all the Buddhas in all the different realms. And again the lights radiate down and out towards all sentient beings, purifying them. Then the lights return back into oneself. One should visualize this when one's mind is very clear and steady. One does not have to do this visualization at all times, but it is good to do it when one's mind is very steady. Then one must raise great pride and without any doubt, one should think that one's body is that of Guru Rinpoche, that one's speech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has been the speech of Guru Rinpoche, that one's words and speech are the mantra of Guru Rinpoch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ne's mind is the self supreme awareness/voidness. One should raise great pride and without any doubt think that one is the body, speech and mind of Guru Rinpoche.

And so remain in the meditation without the slightest wavering, without the slightest ordinary thoughts and in that way recite the mantra. The twelve-syllable mantra of Guru Rinpoche,
OM AH HUNG VAJRA GURU PADMA SIDDHI HUNG

is very important; it is the secret speech of Guru Rinpoche. It is the heart of the mind of Guru Rinpoche. It is called the heart mantra of Guru Rinpoche because it is the heart or life mantra of Guru Rinpoche. This is a very special mantra, very important. It is Sanskrit, and although we could make up also a Sanskrit mantra or words, they would not have the power, the blessings, would not have any benefit. It is a very powerful mantra. This sound is Guru Rinpoche. It is like the form one sees from the eyes; and in the realm of sound, this is Guru Rinpoche. Even if one says the mantra once, it is of inconceivable benefit. This mantra is like the wish-fulfilling gem (norbu); it is the place where the obscurations will be purified; it is a place of gaining great accumulation of merit; and it is a way for realization to arise in the mind. Then one will gain long life and one's wishes will be fulfilled. And so one should not regard it lightly. One should think that by understanding the qualities of the mantra then one will raise great certainty in these qualities and thereby gain great benefit. If one takes it lightly, one will not gain the blessings. By remembering this, one will have great devotion. In raising great devotion, one will attain great benefit from reciting the mantra. If one thinks why do you get such great benefit out of doing the Vajra Guru Mantra and why you would not get very much benefit if you

the Buddha which strikes or is absorbed into oneself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purifying them. After the light radiates out from the Buddha and purifies oneself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one remains in the state where all things are without any inherent truth and their nature is voidness. One should remain meditating in that state. Then after that you should recite the sloka [skt] that comes in the book that has been printed, the sadhana of the Buddha Shakyamuni. The meaning of the sloka is that you say to the buddha, "May myself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realize or actually obtain the same qualities and omniscient knowledge, compassion and power as you have. May myself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actually obtain this."

Now I will also give a very short version of a sadhana of Guru Rinpoche. Going for refuge and raising the Bodhicitta is the same as in the Shakyamuni sadhana.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three samadhis. The first one is the Suchness Samadhi: that all dharmas, all thing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have been pure; they have no inherent reality; their nature is voidness. Through grasping onto self and outside dharmas where there are none, sentient beings wander through suffering. So through this raising of compassion, the All Phenomena Samadhi, known as the second samadhi, is realized. It is the samadhi of compassion because it covers all phenomena. The third part is that out of this voidness, there then arises the completely pure, beautiful Buddhafield of either Dewa Chen, the Pure Land of Great Bliss, or the Pure Land of the Copper-Colored Mountain. In one instant, from the voidness of the Pure Land, there arises a house; the place where one practices is the Pure Land of great bliss. Then one must visualize that in one instant one becomes Guru Rinpoche. From the letter HRI, which is our awareness, in one instant, like a fish jumping out of water, one becomes Guru Rinpoche. He is seated on a lotus, sun and moon, in the kingly position, wearing different robes. In his right hand he holds a golden five-pointed dorje at his heart and in his left he holds a skull cup and vase. On his shoulder is his Khatanga which is his consort, or the symbol of his consort. You can use a thangka to see exactly what he looks like. He is extremely light, made of rainbow light; he is extremely brilliant and bright. As Guru Rinpoche, one must not have the slightest doubt, but remain in complete certainty and pride that one is Guru Rinpoche. One must not for one second think that one has one's ordinary body. It is very bad to think even for one second of one's ordinary body, but one must raise great pride that one is Guru Rinpoche. You should think that you are the body, speech, and mind of Guru Rinpoche. In your heart center on the moon disk base, you can visualize either the syllable HRI or the syllable HUNG. When you visualize the syllable it should be very fine

one is not now enlightened so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and after one has reached supreme enlightenment, there is no reason to take refuge.

The result of taking refuge is that demons and demi-gods are not able to harm you. The benefit of taking refuge is that one remembers past lifetimes and gains the blessing of the Buddha at all times. You take refuge by visualizing the object or place of refuge as in the preliminary practices. One goes for refuge over and over again. You can do it similarly to the one in the refuge formula, or a very concise way of doing it is to visualize in front of you a very beautiful pure land where dwells Guru Rinpoche and all the Buddhas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nd all the Bodhisattvas. Then you take refuge not only with all your friends, parents and enemies, but with all sentient beings. You should then recite the refuge. After taking refuge many times, the visualization is dissolved into the main visualization. Then this dissolves into light and is absorbed into oneself.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one should remain in the void nature; all knowable things remain in the void nature. After the refuge, there are the many different practices of Vajrasattva, etc.

You should do the meditation over and over again of the Buddha Shakyamuni, the holder of Dharma in this vast time. Or you should do the visualization of Guru Rinpoche who is the second Buddha. You can interchange these two. In short, how to meditate on the Buddha Shakyamuni. You take refuge and raise Bodhicitta. From the void nature of dharmas, all things are voidness. Out of this voidness there arises on a lion throne, a lotus and moon disk, the letter "A", and from the letter "A" in one instant arises the Buddha Shakyamuni. If you look at a *thangka* you can understand the visualization or appearance. He should be completely bright rainbow-light and we should be able to see him sitting in front of us. The visualization should be clear and bright in front. With your mind you should think that you prostrate to the Buddha. It is all right to think that with your mind you prostrate to the Buddha. And then you offer up all your possessions and all the various enjoyable things in the world. You confess all the sins and obscurations in this and past lifetimes. You rejoice in the virtue of all sentient beings. One prays, beseeching the Buddha to turn the wheel of Dharma. Then you think that the Buddha should remain as he is in front of you now; you beseech him to remain and not to pass into Nirvana. Then you offer up; you share all the merit gained from doing this. This prayer of the Seven Branch Offering is very important. There is the prayer to the Buddha of beseeching refuge and the mantra of the Buddha Shakyamuni. You should say it as many times as possible. Then light emanates from

Bodhicitta meditation separately. You think that whatever you do is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 beings. If you keep on, it will grow and grow. And then you can take the actual Bodhisattva vow with a Lama or you can go to a shrine and raise the Bodhicitta mind, or the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or you can visualize very clearly the Buddha Shakyamuni and then raise the Bodhicitta-mind, so that your going on the path of enlightenment will be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This is very good to do over and over again. By making this vow that from today onwards I will raise the Bodhicitta-mind, by this profound thought, from that day on you become a Bodhisattva, and a place or object of reverence by gods and people. Through this one's practice flourishes. Because of this connection, whatever one does or wants is accomplished. One has a peaceful, tranquil mind and long life without sickness through raising this thought. It is said in one of the Buddha's sutras that even if you raise one thought of Bodhicitta, one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then if that thought were transposed into form, so to say, that form would not be able to fit within all the world systems.

The Sanskrit word is *Bodhicitta*. The word *Bodhi* is called in Tibetan *changchub* meaning that the two obscurations of emotions and knowledge are completely purified and the ultimate aim is realized. The word *citta* is the Tibetan word *sem* or mind. It is the mind that is raised for enlightenment; it is unchanging, made of great strength, unwavering with much power. That is the meaning of *Bodhicitta*. And the person who has this thought in their mind-consciousness or mind-stream, that person is known as a Bodhisattva. At the time of taking refuge, then who is it you take refuge in? You take refuge in the completely perfect Buddha who is omniscient, possessing all the different qualities of omniscience and compassion. He is completely realized, the supreme holder; he has reached the end of what has to be known. He is completely omniscient, has all-pervading compassion and power.

Who is it who takes refuge? It is we who take refuge. You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because the Buddha is the teacher who shows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Now you do not have complete omniscience, nor complete compassion, nor complete power. It is the Buddha who has these and for that reason you take refuge in him until you yourself have reached final enlightenment. The reason for taking refuge is that now one does not possess these supreme qualities of the Buddha because of the two reasons of the suffering and the fearfulness of Samsara. By remembering the supreme qualities of the Buddha, in this way one should take refuge. One takes refuge in order to become enlightened,

BODHICITTA

*from a talk by Ven Khenpo Palden
Sherab Rinpoche*

Today I will speak a little on the basic, most important teaching.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of all the Dharma teachings is that you think that whatever you do is for the sake of all sentient beings; whatever is necessary, you will do. You raise that thought and carry it into the practice of the path of Dharma. On the precious mind of Bodhicitta, there is a quote by Patrul Rinpoche which says that to have the Bodhicitta mind is the highest or supreme possession; if one doesn't, it is impossible to reach Buddhahood. For that reason, at the end of the quotation it says: "I take refuge," or "I prostrate to the Bodhicitta."

In both the Sutra tradition and the Tantra tradition of the Mahayana, there are many teachings on the Bodhicitta mind. It is called the only teaching of the Buddha. If one asks what actually is Bodhicitta? It is compassion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or using all sentient beings as a base. The cause of Bodhicitta is compassion. The nature of Bodhicitta is that by using as an object or base all sentient beings, you raise Bodhicitta. You desire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then you raise the four immeasurables: desiring the happines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that they be away from suffering and remain in happiness and the cause of happiness; and that they always reside in the great equanimity. This is what is known as the nature of Bodhicitta, its substance. In order to follow the practice of Bodhicitta, to raise Bodhicitta,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aspects: one is called the aspiration and the other is called the actual practice or entering. The path of aspiring Bodhicitta is to pray or think that whatever you do is for the sake of all sentient beings. Whatever you do, you will be able to help all sentient beings reach Buddhahood. On the basis of that aspiration, one actually does the practice of entering the path of Bodhicitta which is to practice the six paramitas of giving, morality, patience, vigor, samadhi, and meditation on egolessness, or wisdom. This is known as entering the path of Bodhicitta.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to talk of Bodhicitta;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Bodhicitta like the relative and absolute Bodhicitta, but the former two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or you to meditate upon. Whatever you do, you should do with a Bodhicitta-mind. You should always raise the refuge and Bodhicitta and sometimes it is good just to do the



20. VI.MA.LA.MI.TRA. With the unsurpassable Light-Void of loving understanding, Opening the page of the Lotus Word, He shattered the darkness of beings—Homage to Vimalamitra!

甯瑪巴師佛傳承系統
 (二)卑嗎那密渣教主



ཨ་

གསང་སྔགས་རྩི་ཐོག་ལ།
བདུད་ལོངས་སྔགས་



VAJRAYANA QUARTERLY, NO. 36 AUG., 1988



羅茶曼嚴莊之會法亡度「初東也那」
會學乘剛金中台於攝